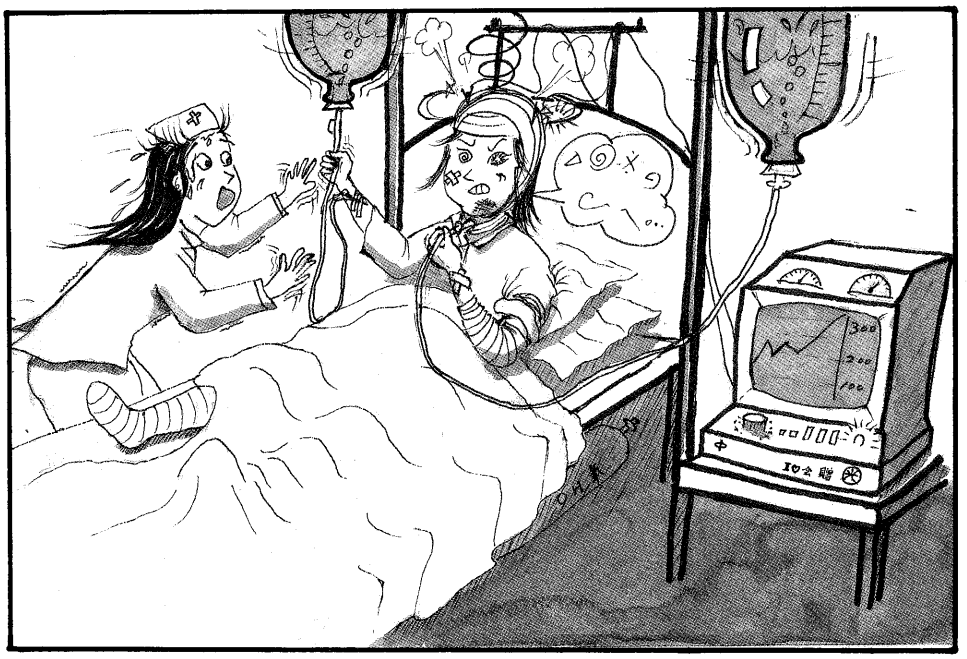
死亡邊緣「關關」

楊麗娥

民國七十六年八月一日，妹妹發生車禍，我們姐妹是標準的平時不燒香，臨時抱佛脚型的。在醫院看到妹妹受傷好像相當嚴重，就推派我回家到佛堂燒大把香。不過坦白說，那時只是求個心安，我們還是把希望全部寄託在醫生的身上。第一次電腦斷層顯示，妹妹腦殼没破，但腦漿受損，受損部分右上1/4較嚴重，其餘3/4也有零零星星的斑點，醫生開出的診斷證明是「顱內挫傷並出血」，並且說會不會繼續惡化的機會是百分之五十，這時，我們還是相當樂觀的。

八月二日晚上，醫生說第二次電腦斷層顯示傷口繼續惡化，腦漿開始潰爛，腦壓升高，藥物是否控制得住的希望降到百分之三十。我們開始緊張、痛哭，這時二妹和二弟當場許願茹素。八月三、四日，好像清醒一點，有時還能認出我們。但是到了五日晚上，情況突然惡化，當時腦壓超出三百，瞳孔放大，神智錯亂，嘴裡亂唸些無意義的數字，變得孔武有力，不斷地拔點滴和插在食道的管子，不得已把她的手脚綁起來。這時第三次電腦斷層顯示若不馬上開刀，隨時會有生命危險。但醫生說得很清楚；「不開刀下一分鐘怎樣我們無法預料；開刀就是把爛的部份切掉，以降低腦壓，避免血管爆裂。但是切的時候，不可能只挑爛的部份，多少總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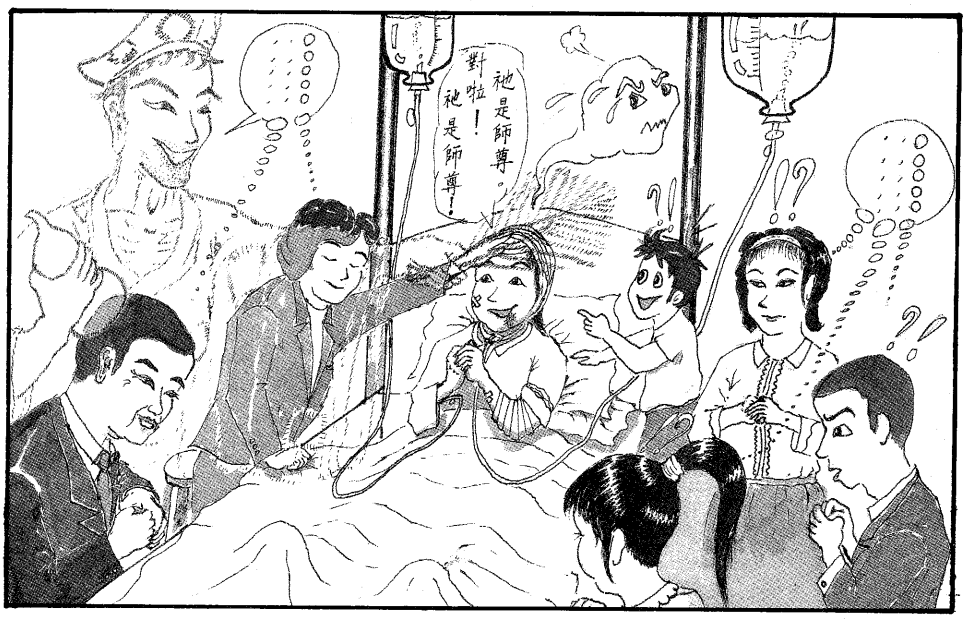
切到沒有受損的腦細胞。而我們的腦每一個細胞都有它的功能。開刀之後，最好的狀況就是只能保存一條命，將來她不是白痴就是瘋子。要仔細考慮，不可感情用事。」並且舉了許多手術成功（保住一條命）但不可避免的後遺症，拖垮全家，甚至回頭來要求醫生讓他安樂死的例子（此時醫生就無能爲力了—因法律不准安樂死，要我們考慮清楚後果，最後要我們立刻決定，因爲越拖癒後越差。我們一聽，顧不得加護病房外的人群，全家哭成一團，眞的不知道該怎麼辦？不開刀會死，開刀會痴，我們再也看不到原本活潑可愛的妹妹了，我們眞的不會做決定。這



時，我心念一動，只想找到林經理、陳經理來求老師慈悲。晚上十一點多林經理趕到加護病房，（因情況危急所以特准家屬進去探望）用手放在她的頭部，默念眞經，求老師慈悲，才漸漸安定下來，不再亂喊亂叫。

當天晚上，大弟、三妹、小弟及爸爸就在加護病房的走廊上，渡過了最漫長的一夜，我們誰也沒有瞌過眼，眞的誠心誠意地求老師慈悲，心中反覆不停地默念眞經。接下去的幾天，一到會客時間，我們就站在她的床邊，幫她默念眞經，求老師慈悲。當她逐漸穩定後，第一眼看到陳經理時，居然說：「他是師尊。對啦！他

是師尊。」因爲小妹並未接觸道場，「師尊」這個名稱，在她的腦海中是陌生的，然而她卻脫口而出，還一副「確實如此」的表情。之後，她恢復得很快，十天就出加護病房。可以吃半流體的第一餐，第一口食物居然不敢吞下去，告訴我：「姊！我吃到肉了。」經我再三保證是素的她才敢吞下去。但當時她並不知道自己吃素，雖然她說：「我吃到肉了。」其實意識並未清醒，我們也弄不清她對住加護病房時所發生的任何事均一片空白，爲何我附在她耳邊說：「妳現在吃素了。」她居然會知道。但等她完全清醒之後，這些事她卻一點印象都沒有。

自從她轉入普通病房後，一天比一天進步，恢復神速，同住在走廊上的難友們，都視爲奇蹟，甚至帶一大群人到門口來參觀，醫生說危險期半年，但她不到兩個月就已康復得和平常人一樣了。

這二十幾年來，老師默默地護佑著我們一家，並不因爲我們的頑迷而棄之不顧。現在，我深深地體悟到老師的慈悲，就像一位慈母一般，不斷地付出而不求回報。而且我也在幾位前人和經理的身上，發現了老師慈悲胸懷的重現。「佛」不是對一個圓寂了的人的尊稱，而在前人及經理的待人處事中，我感受到原來「佛」就是這樣的。